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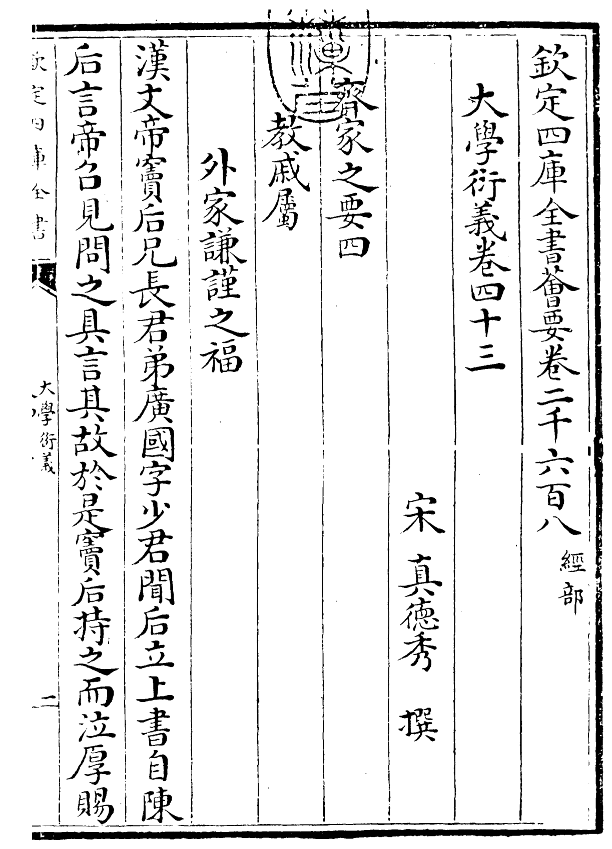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 經部

大學衍義卷四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閒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

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

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

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惟好音樂或置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

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誚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立膠東王爲太子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内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摇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

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丹爲人足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疎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黄金百斤上將

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爲成帝後而傅太后者

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傳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其還遣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

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髙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歴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葢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

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

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毁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徳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静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

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

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賔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音決望誠爲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

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今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彊隱侯博弟員丹並爲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讓擢爲黄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宫帝每廵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賔客語未甞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

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與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

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詰洮洮反謀巳決陽受命館澈客省尋殺之

臣按吴澈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澈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

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
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
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家
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内臣之欲以臨朝而
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宫家人子可以娯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孫驁爲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已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令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黄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甞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薫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
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
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
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
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

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

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陰之始凝猶可為也至于堅氷則不可為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為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君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

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悦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埶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

之威

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

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隂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

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茍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

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甞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内之後宮茍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甞任身就館也且羗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

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

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羗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絶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

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

事極諫曰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

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葢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東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
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
吾將思之然不能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
讀者猶爲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
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
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

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僣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爲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宫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根

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隷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戸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

予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黄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賔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

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爲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餤餤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

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
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嘆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廌弟光祿勲曲陽
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
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誡譏切王氏專政所
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
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

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犯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爲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宫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

中山王即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眞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

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絶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簒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剪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簒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黄門侍郎並侍宫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賔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葢驕泆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

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埶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為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

以問憲憲隂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隂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

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尚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奸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横故容奸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埶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洩漏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奸惡貫天達地海内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

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降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乘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田

蚡之驕横葢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母兄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塜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漢卭成王后父封卭成侯也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㑹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宫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

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内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

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强奪人財貨簒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隷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

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

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絶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

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

之責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郅壽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㤀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斡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愀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廹脅愀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埶至此益横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

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以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毋得殯殮冀以區區腐

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已者其志果何為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埶燄愈熾不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

府璜共相交結元舉竝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宫

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宫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

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撿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横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

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蹇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尼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過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弑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兾為河南尹兾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兾為大將軍兾弟不疑為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
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
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
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
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冀
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
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到部

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埶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

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

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蕫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蕫忽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蕫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蕫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忽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宫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䟦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

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

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
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
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
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兾欲立志衆論
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
兾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
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
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兾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兾意

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慴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説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録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

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

然後巳得以自專豈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勲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兾萬三千户封兾弟不疑爲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竝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

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爲不當賞何哉葢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爲己功人君舉其功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社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婾合茍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益横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

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户并前合三萬户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内多從倡伎酣歌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

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夀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埶横暴妻掠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

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賔客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茍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為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

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兾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兾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兾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兾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兾

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簒埶成梁冀之凶愎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簒奪之事也賴黄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鄛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猶不自

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可謂

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

黄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

令收拷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

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黄門而

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

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
爲陳授而怒直爲黄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
君非天下之君黄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北兵所畏坐
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
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
七日而死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

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宫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宫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宫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賫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

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賔客布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

戒宜遵縣車之禮髙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威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位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

主聽將使元黄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植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奬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强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懾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

祚雖微而奸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

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厠獨呼小黄門史

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

小黄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

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㫖

令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奸賊當誅曰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

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世謂

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兾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兾雖誅而五侯復横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宫帝許之咸寧二

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

戒懼修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宫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

傳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户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已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内其心本欲檀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

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

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

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

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

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

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

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葢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詒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充字）有大勲於社稷（謂充弑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簒也）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肎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廄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太

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非人顓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竝預朝政賔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

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

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竝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旦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毁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爲人戇騃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

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爲來者戒故録焉

初廣成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

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黎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黄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宫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宫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也若宫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

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内藁物産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黄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

呈帝詳見前讒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揺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

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閒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絶民望后使太醫令

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黄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

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懐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簒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爲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

頸血一日同汚鐵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葢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爲宰相又求爲太子頼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

事恣横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

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頼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

埶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宫人心猶有附㑹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竝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以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元暐爲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

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元暉白州竝司馬員外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

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
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
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
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元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殺之
極其慘毒殺暉恕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
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

者則為惡人耳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詔制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

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强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社稷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扑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說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也睿宗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也元宗先罷潞州别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棰萬騎兵禁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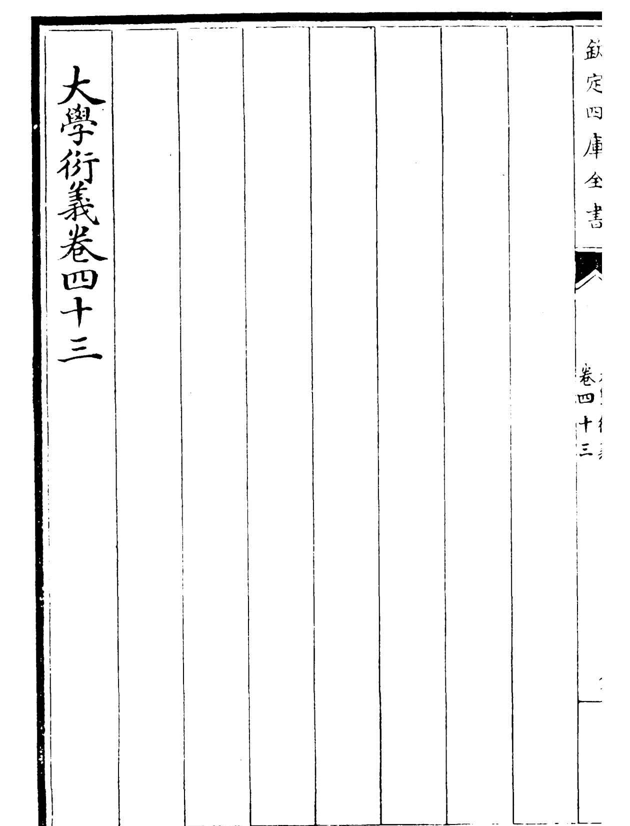
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宫中及守諸門并諸韋親黨及素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彦範崔元暉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名)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悟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豎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於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宮掖以

成韋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内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臣是以别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吕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

楊貫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葢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大學衍義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該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

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閑無事則取前所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心

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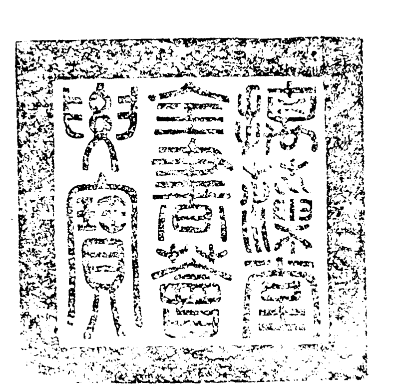
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輙因召對冒昧以聞伏蒙

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九月十四日

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右劄送新除權户部真尚書

端平元年九月十五日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